

第七辑

民族史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民族出版社

民族史研究

第7辑（总第9辑）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主办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史研究. 第7辑/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105-04281-4

I. 民… I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18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70 千字

印数: 1500 册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7-105-04281-4/C · 197 (汉 17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民族史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第六期

民族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顾问：王鍾翰

执行主编：陈楠

编委会成员：（按拼音顺序排列）

陈楠、达力扎布、胡绍华、李桂芝

李鸿宾、彭武麟、尚衍斌、杨楠、姚念慈

目 录

五秩春秋正盛年

- 为民大历史系系庆致贺 郭毅生 (1)

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问题

- 讨论概述 陈克进 (13)

河洛文化溯源

- 从史前岩画看《河图》、《洛书》 周兴华 (26)

河洛中原文化类型辨

- 兼谈客家人、平话人的形成 袁少芬 (46)

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

- 从长城谈起 李鸿宾 (61)

胡姬与胡儿

- 兼谈唐诗中胡化意向的性别因素 蒙 曼 (80)

唐宋铭箴与陶瓷

- 黄义军 (91)

金代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 任崇岳 (98)

耆老与元代基层社会的控制

- 苏 力 (113)

宗喀巴佛学思想探源

- 陈 楠 (131)

明代卫所制度流变论略

- 彭 勇 (147)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官制浅析

- 胡绍华 (175)

明清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 张雪慧 (187)

“萨敦哈拉”考论

- 姜相顺 (204)

说“商伯克”一词的语源

- 钟 烜 (211)

从敢于直谏官员之境遇看清末专制程度

- 邱永君 (225)

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朝政府统一台湾

- 许良国 (241)

历史上台湾平埔族的人口及其增长率

滞缓原因试析 罗春寒 (254)

从相斥到相合：试论近代中华民族

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 高翠莲 (268)

论郭嵩焘的民族主要思想 张晨怡 (298)

政治—社会史刍议 徐永志 戴巍 (308)

太平天国战争后临安的人口迁移 马樱滨 (322)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衰 刘惠君 (343)

“米兰敕令”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基

督教政策 刘爱兰 (352)

论古代雅典任命官员的一般方法和原则 崔丽娜 (367)

浅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花园式建筑

发展的特点 王素色 (379)

寺庙与僧院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第九部分 魏特夫 冯家昇著

尤 李译 (407)

Contents

- It is her Prime time in her fifty birthday;celebrate the fifth
birthday for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o Yisheng(1)
- An Outlined Discussion of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chinese nations Chen kejin(13)
- The source of Heluo culture;a discussion of Hetu and Luoshu
from Rock Paintings in Prehistoric Zhou Xinghua(26)
- An analyse for culture genre of Heluo and Central Plains;
the form of Hakka Pinghua people Yuan Shaofen(46)
- Symbiosis between Central Plains and northland;a discussion
foxing on the great wall Li Hongbin(61)
- Huji and Hu'er:different gender image of Hu people' in
Poems in Tang Dynasty Meng Man(80)
- Inscription and porcelai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uang Yijun(91)
- Syncretism among different folks in central plain in Jin
dynasty Ren Chongyue(98)
- The old people and social control at the grass - roots level
in Yuan dynasty Su Li(113)
-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song kha pa's Buddhism
thought Chen Nan(131)
- The evolvement of Weisuo system in Ming
dynasty Peng Yong(147)

- Bureaucracy in feudality society in
Xishuangbanna Hu Shaohua(175)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 people's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ang Xuehui(187)
- Textual research of Sadun hala Jang Xiangshun(204)
- Notes on the etymology of Shang beg Zhong Han(211)
- The degree of autocracy revealed in officials'circumstances
who dared to remonstrate with the emperors
in latter Qing dynasty Di Yongjun(225)
- Zheng's regime in Taiw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in Qing dynasty Xu Liangguo(241)
- Historical population of Taiwan's Pingpu People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 the slow growth
of the Pingpu's population Luo Chunhan(254)
- From exclude to combine: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or chinese nations in modern time Gao Cuilian(268)
- A discussion of Guo Songtao's nationalism
thought Zhang Chenyi(298)
- A discussion of Political—social
history Xu Yongzhi ang Dai Wei(308)
- Population movement of Lin'an after the war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a Yingbin(322)
- Rise and fall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the God
Worshippers Liu Huijun(343)
- Edict of Milan and the religionary policy of empire
Constantine Liu Ailan(352)
- A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Magistrates
Appointment in Classical Athens Cui Lina(367)
-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Gardenesque architectures

in renaissant Italy	Wang Suse(379)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i>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i> (907 – 1125) , chapter 9	Written by K.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Translated by You Li(407)

五秩春秋正盛年

——为民大历史系系庆致贺

郭毅生

中央民族大学是国家专门为培养民族干部和科教文卫的中高级人才而创立的重点院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它先后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干训部”、“研究部”、“预科”、“历史系”、“艺术系”等教学和科研单位。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经尚钺教授推荐到民族大学来的（当时还是中央民族学院）。记得那时正是丹桂飘香的中秋时节，当走进三号楼人事处报到，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味使我对这所院校增加了亲切感。我先是被派到研究部工作兼教课。1956 年夏成立历史学系，校方便派我参加建系的筹备和教学工作。

一、光华夺目的教授阵容

1956 年是一个风调雨顺、农副业丰收的年份。鲜肉才 0.36 元一斤，大对虾每斤约在 0.6 元左右，岭南的大荔枝、四川的红橘摆满了西单商场的柜台。这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宣读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北京的知识界沉浸在兴奋和感激之中。这时我正值“而立”之年，心情豪迈，意气方遒，常思有所报效。一天上午，校方领导苏克勤找我谈话。他说道：经国家民委和教育部批准，我校创办历史学系，新任命的历史系主任是著名的元史专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教授。历史系开设两个专业：民族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分别

由傅乐焕与林耀华两教授负责并兼挑系副主任之责。总支书记则选派我校优秀的女干部苏冰同志担任。苏院长接着向我宣布道：现在调你去历史系任教和工作，同时还派去了黄淑娉同志，她和你都是青年，希望不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嘱托。

我感到有责任去承担这份工作，也感到这是院里的信任。便毫不推托地答应下来，于是我便成为历史系创业时期的亲历者之一。

来到历史系，除了教课外，与同仁接触最多的便是苏冰同志了。我受命承担一些青年教工的工作，常向苏冰讨教和汇报。她处事明敏而有见地，确乎巾帼不让须眉。她年不及半百，但一派延安老干部的作风。她鼓励我申请入党，并说：“我调阅了你的档案材料，你的历史不仅清楚，而且很清白，这很难得呢！”我体会她所称的“很清白”，是指我不曾参加过三青团与国民党等任何组织。当年我念高中毕业班时，国民党和三青团便来发展组织，我不是出于觉悟而是怕会影响读书，故不愿参加。

系主任翁独健教授，他是留学法国归来的，曾在燕京大学任教。他的著作虽不多，但学术见解超前。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待人接物很敦厚，人们都很信赖和依仗他。记得王仲荦教授在山东大学一次叙谈中说道：翁先生虽说是我们同辈，但我很尊敬他，凡事都爱听他的。翁先生当历史系主任，近乎无为而治，一个学期仅来过几次。他和我原没有师生关系，但我找他请教，总得到有益的帮助。

傅乐焕教授是山东聊城人，聊城傅家是书香门第，其远祖傅以渐是清初开科的第一名状元，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后来官居丞相之位。降至近代，傅家衰落穷困了，到傅斯年年幼时，连交塾师的钱也没有。傅斯年勤学苦读、出类拔萃，在学术上、文化事业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傅乐焕便是在叔父傅斯年的指授之下，从事历史研究，并考取公费留学英

国，成为著名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的性格沉稳，谦和不多言，与乃叔的豪迈勇猛、富于激情大不相同。

林耀华教授籍贯福建古田县，林家是大族，他本人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学位，我曾在他家的客厅鉴赏过这一学位证书。林先生曾深入到四川大凉山区，对彝族进行调查。这在当年被视为冒险之举，很难能可贵的。他发表的《凉山彝家》成为学坛的珍稀之作。又到贵州苗乡考察，著有《贵州的少数民族》。他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成立后，由林耀华教授主持民族学专业的工作。

历史系的牌子挂出来，十分闪亮耀眼，它拥有11名教授，而且多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专家，在当时，只有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历史系，差可与之抗衡。人称北大的向达教授对古籍版本最精，知道的书最多。但民族学院的潘光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不仅知中文典籍，而且西文典藏尤为熟稔。潘先生是江苏宝山县人，就读于清华，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他喜欢踢足球，他的右足就是因足球而致残的。我们都关爱他，并为他惋惜。

吴文藻教授是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一代宗师，他学养深厚，为人诚笃，给人以信任感。吴夫人即冰心女士，虽是全国文联的大作家，但慈颜善目，在我们家属院最受小读者们的尊敬，我自己少时便爱读她的《繁星》、《春水》与《寄小读者》等名作。我女儿称她“谢奶奶”，不时去她家听讲故事。吴文藻与冰心热爱自己的祖国，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俩便毅然从日本返棹回航，经香港归国。吴教授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捍卫祖国西南边疆，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吴、谢伉俪二人很注意养生之道，每天起居有定，饮食有节。两人每晚喝杯葡萄酒，有益于血液的循环。吴

先生喜欢喝茶，上下午各沏一壶茶。他曾告诉我：喝茶好，少喝咖啡。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致力于乡镇建设的研究。1935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1952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著作宏富，1949年发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又有《重访英伦》、《访美掠影》问世。改革开放后，妙笔生花，在农村乡镇建设上多所建言，有《论小城镇及其他》、《小城镇四记》等著作，他性格开朗，总是以笑颜面对人生。他讲话有较浓的苏南吴江县乡音，但外人还是可以听得懂的。

张锡彤教授是讲授外国史的，他兼通英、法、德多种文字，但至1950年时，未曾学俄文。他此时已年过半百，但下决心攻读俄语。他说道：“我计划用五年时间学好俄文，若我活到七十岁，还可以运用俄文资料15年之多，这是很值得的。”他果然把俄文这一关攻克了，在课堂上用俄文资料充实教材，这在50年代是很受欢迎的。张先生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有若无、实若虚，与某些哗众取宠者判然两途。而今他已故去多年了，但他的榜样仍留在我们心中。

还有胡德煌、李有义和王鍾翰等教授，他们都各有专精，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增添了辉煌。

二、1957年的厄运

历史系初建时，独自拥有一座三层高的楼宇，一楼有宽绰的会议室和一个可容两百来人的小礼堂。这在当年是很气派和难得的了。正教授是每人一间敞亮的办公室，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很沾光，在系里有办公和读书写字的地方，我每天都到系里去备课和搞研究。生活过得井井有条和惬意。

然而好景不常，历史系成立不过一年，厄运和劫难便降临

了。这些长年钻故纸堆的教授和知识分子，几人懂得权术和识得破政治玄机？1957年春，上级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群众给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民族学院党委也要求各支部动员老师和教工“鸣放”。历史系的苏冰书记让我去做教师们的工作，要大家畅所欲言。我发现：凡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挨过整的，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受过委屈的人，都噤若寒蝉。他们都说“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倒是青年大学生和自视没有任何疮疤的人，敢于在会上会下发言。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与中共各级领导患难与共，自认为是同一战壕中摸爬滚打在一起的哥们兄弟，所以在“整风”中有些放言无忌，也有些说过头的话。他们相信《论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确认自己是人民。人民说的话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他们不知江河的深浅，也不知凡间人世的肚量是有限的。

贴大字报、办墙报发表意见和表述政见，是五四以来北京大学的传统，我在北大读书时，每天都要从民主广场经过，也不时浏览路旁民主墙上的壁报和政论。北大迁到燕园来后，民主墙搬到大饭厅旁的高墙来，各大专院校也效仿，兴起贴大字报。1957年的“整风”中，各院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结果酿成了一场学坛的浩劫和大悲剧。民族学院贴大字报是继北大之后，有些“亦步亦趋”。少数民族学生跟着汉族“老大哥”学，但不甚大胆。他们给各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和党员提意见，是响应整风的号召。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并不过分和出格。而且写大字报的往往是学习成绩优异，人品可佳的学生，他们的言谈和相貌，我至今犹深刻未忘。在“反右”运动开始后，要把他们划成“右派”，我有些不忍心。历史系本科共招收了九十多名学生，被订为“右派”达15名，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以上。还有一些未戴帽的“内控右派”，若加在一起，百分比就更大了。我感到这很不对，太过分了。

便去找苏克勤院长，得到的回答是：“你莫右倾嘛，有多少（右派）就划多少！”原来毛泽东说过：“右派不过百分之一、二、三。”现在却变成了“有多少便划多少”，这个口袋的伸缩性太大了。

教师中心存顾虑的比较多，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也还是出席了组织上邀请他们参加的“整风”座谈会。在教授们中，费孝通先生在此前被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过，并应邀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歌颂“春天来了”，他比喻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初春的“乍暖还寒时节”。吴文藻和王锺翰等三教授，用红纸写了张表态的大字报，贴在图书馆外，文曰：“民主党派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潘光旦先生因不良于行，足不出户，他笑呵呵地说：“我就在盖碗茶底下蹲着吧！”不久，这句话也成了罪状。我到校的时间不长，所知底蕴甚少，而且多蒙校方关心，在工资和住房等方面备受优待，实在提不出什么大的意见，但在那种情况下，又不能不提些意见。可巧新调来一名校领导，下车伊始，便与党委书记闹矛盾，而且趋于公开化。我于是写了《为贺××借箸一筹》的两篇大字报，用的是文言体，意思是劝他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为培养各少数民族人才多做贡献。我在标题下署了个笔名：“知非”，意即“知今是而昨非”。殊不知这一来就触怒了这位贺领导，他让组织部门查“知非”是谁，却得不出要领，于是从文章的文言体推断不是青年人写的，当是出自老教授的手笔。他指示从研究部到历史系，按人头摸底排查。因找不到原稿，无法对笔迹，只好在大会小会上轰，目标对着我所敬重的傅乐焕和冯家昇教授等。这时我义愤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发话道：“毛主席说过，要让人说话，校领导难道不可以批评吗？这篇大字报是我写的，不用怀疑别的人。”霎时全场哑然，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似乎要找出“右派”有什么特征。这时已进入“反右”运动的晚期，我是本单位“反右”收网时，最后钻进

去的“右派分子”。至此，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职工有1/3被划为“右派”；研究生班的30人中，班长李范文等5名被划入“右派”，比例高达1/6；本科共96名学生，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为15名，占1/6之数，还有一些是“内控右派”，即没有给戴帽子的。可怜这些少数民族的儿女，他们的父母千辛万苦才供他们上大学，他们光荣地从民族地区来，却耻辱地戴着“右派”——反革命派的帽子回到天山和拉萨等地去，这是怎么也难以承受的！有人投入了校旁的污水塘里，被发现时已尸体发臭了！

资产阶级重视和重用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会给他们的产业带来滚滚财富，但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却体会不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刘邦的侮辱儒生便是例证，更有人以“九儒十丐”把儒生贬到“下九流”中去。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阶层，是她的科学和文化艺术的传授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在“为生民立命”的宗旨下，往往反映出时代和国民的总体利益。知识分子的价值也表现在这里。法国有个大文豪说：“法国若失去了500个显官政要，对法国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法国若失去500个科学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作家，法国历史将会倒退半个世纪。”中国的政治观念却恰好相反，中国是官贵民贱，知识分子更是被专制统治者凌辱和践踏。明朝的东林党案，清朝的多次文字狱，使人怵目惊心。中国的历史悲剧，伏根在这里，中国近数百年的落后，也未尝不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三、白寿彝先生重史德、翁独健先生贵友谊

在那乾坤颠倒、是非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黑风、妖风从“四人帮”的魔窟中频频煽发出来。它利用各种传媒和舆论工具，使许多人失去了正确方向和鉴别能力。更有